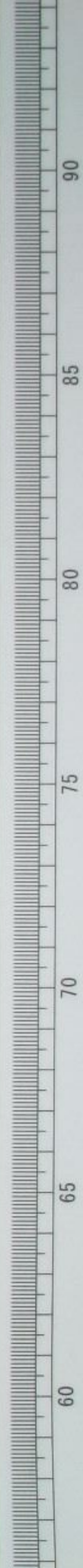




救民新書一

73  
5106  
1

三十一





門子徐  
5/06  
1-12

牧民心書目次



赴任六條

除拜 第一卷

治裝

辭朝

啓行 第二卷

上官

莅事

律已六條

飭躬 第三卷

清心 第四卷

齊家 第五卷

屏容

節用 第六卷

樂施

奉公六條

宣化 第七卷

守法

禮際

文報 第八卷

貢納

徃役



愛民六條

養老 第九卷

慈幼

賑窮 第十卷

哀喪

寬疾

救災

吏典六條

東史 第十一卷

馭眾 第十二卷 用人

舉賢

察物 第十三卷 考功

戶典六條

田政 第十四卷

稅法 第十五卷 十六卷 穀簿 第十七卷 十八卷

戶籍 第十九卷

平賦 第二十卷 二十一卷 勸農 第二十二卷

禮典六條

祭祀 第二十三卷

賓客 第二十四卷 教民 第二十五卷

興學 第二十六卷 辨等 第二十七卷 課藝

兵典六條

簽丁 第二十八卷

練卒 第二十九卷 修兵 第三十卷

勸武

應變

禦寇 第三十一卷

刑典六條

聽訟 第三十二卷

斷獄 第三十三卷 慎刑 第三十四卷

恤囚 第三十五卷

禁暴 第三十六卷 除害 第三十七卷

工典六條

山林 第三十八卷

川澤 第三十九卷 繕廨 第四十卷



修城

道路 第四十一卷 匠作

賑荒六條

備資

第四十二卷

勸分

第四十三卷

規模

第四十四卷

設施

第四十五卷

補力

第四十六卷

竣事

解官六條

逃代

第四十七卷

歸裝

願留

乞宥

第四十八卷

隱卒

遺愛

通共七十二條

四十八條

十六冊



牧民心書卷之一

赴任第一

除拜 莅事

治裝

辭朝

啓行

上宿

除拜

他官可求牧民之官不可求也

事上曰民牧民曰士士者仕也仕者皆牧民者也然京

官或以供奉為職或以典守為任小心謹慎庶無罪悔

唯守令者萬民之宰一日萬機具體而微與為天下國

家者大小雖殊其位寤同斯豈可求者乎古者上公地

方百里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附

庸皆諸侯也今大州其地準上公中邑準侯伯下邑準



子男殘小者如附庸其爵名雖殊其職則古諸侯也古  
之諸侯有相焉有三卿為大夫百官具焉各治其事其  
為侯也不難令之守令了然孤立乎萬民之上以姦民  
三人為之佐以猾吏六七十人為之輔廢豪者數人為  
幕賓悖戾者數十人為僕為隸相與朋比固結以掩蔽  
一夫之聰明欺詐舜禹以虐萬民然且古之諸侯父傳  
子承世、襲位臣民得罪者或終身不諱或歷世不振  
其名義至重故雖有惡人不敢不畏服今之守令其久  
者或至二暮不然者數月而逝其為物也如逆旅之過  
客而彼為佐為輔為幕賓為僕隸者皆父傳子承如古

之世卿焉主客之勢既殊久暫之權又懸非有君臣大  
義天地之分其得罪者逃而避之客去而主人還家其  
安富自若又何畏焉故守令之難百倍於公侯斯豈可  
求者乎雖有德不威不能焉雖有志不明不能焉凡不  
能者民受其害毒痛轉連人非鬼責殃流苗裔斯豈可  
求者乎 今武人躬謁銓官乞為守令習久成俗恬不  
知耻其才譎之能與不能求之者既不自揣聽之者亦  
不考問斯固非矣文臣為玉堂銀臺者有乞郡之法下  
以其孝誠乞之上以其孝理許之習久成俗以為當然  
然虞夏殷周之世必無此事夫家會親老菽水難徬者



其私情誠亦矜惻然天地公理有為官擇人無為人擇  
官為一家之養求萬民之收可乎為人臣者乞征萬民  
以養我父母非理也為人君者許征萬民以養爾父母  
非理也若有懷才抱道之人自揣其器可以收民則上  
書自薦乞治一郡可也徒以家貧親老菽水難繼為辭  
而乞得一郡非理也古者蓋有經幄之臣素負民望者  
偶一乞郡朝廷遣此人不慮其不能郡民得此人胥欣  
而胥悅後之人無才無德者援此為例其家不貧菽水  
不匱者亦皆冒沒乞郡非禮也必不可隨也  
退溪答李剛而書曰甘旨之闕雖人子之所汲汲者今

人每以滌養藉口而受無義之祿與乞播間而充甘旨  
無以異也 又曰毛義奉檄而喜張奉羨之此別是一  
說蓋毛公本有高退之志為養親而屈意故羨之若以  
非義得兩喜之則奉時嗜之而去矣 案才短家富而  
乞郡以養親者非不義子昔李抱真願將一州以自試  
初授潞州復徙懷州八年居官百姓安逸如有吏才雖  
自薦可也

除拜之初財不可濫施也

身令俸祿無不排月細剖其數無不排日凡列月列日  
以用其財者皆非其財而用之者也此非其財而用之



者貪之兆也守令未到而適者皆不得與分其俸身未准  
京何為而用彼邑之財乎其不得已者施之餘不可濫  
也 今守令辭朝之日掖隸院隸大政院別監討索例錢  
名之曰 闕內行下多者數百兩少者五六十兩蔭官  
武官及寒遠之人或所施不滿其欲此輩公肆詬罵或  
執衣袂窘辱因狀 先朝嘗嚴禁政院為之酌定其數  
令不得加減雖其詬罵少息其徵索無異貢額大非禮  
也夫朝廷為民遣牧當戒其節用以愛民先縱掖隸院  
隸討索無名之錢以防其挾娼會飲彈箏擊笛之用斯  
何禮也近臣督之曰甬得腴邑將食民膏其餉內隸非

禮也牧民順之曰我得腴邑將食民膏何辭此費非禮  
也况邑例萬殊 闕內行下之錢或有自民庫取用者  
若是者非縱隸以剝民乎雖然此事宜自朝廷禁斷其  
出牧者唯有考例二字循常酬應而已將奈之何 窮  
文貧族姑嫂姊妹或有求者不可不應然帖子之末書  
之曰上官後十日覓納十日程者限十日五日程者限五日  
以付邸吏京主其情境不急者並以溫言留約上官後  
一兩月內自官輸送邸債不可多負也若是者亦須先  
給帖子書之曰某使之安心傾信  
邸報下送之初其可省弊者省之



新迎禮節一曰支裝封進二曰衙舍修理三曰旗幟迎  
接四曰風約待候官坊里五曰中路問安其弊或有可  
省者 邨吏告遣人收傳令于本邑公凡曰長房支  
裝物種酒脯之外并勿封進衙舍修理待分付舉行上  
官日境上旗幟只令旗二雙以門奉奉持官使他皆除  
減毋論邑與外村一箇軍卒切勿知委自下討索者各  
別嚴禁外村風憲約正及千把惣哨官旗牌官之等并  
勿知委中路問安惟趁半程一次起送物種並勿封進  
古者支裝之物鞍具衣資紙幣膳物履數夥並此新  
迎之禮貌也受此禮物以敬親戚古之道也此雖羨風

中世以來郡邑凋弊凡事務從節約故曰支裝可省○  
衙舍修理則紙物浩費役民役僧其弊多端待我上官  
量宜修理可也 新迎旗幟例捉東伍軍使之奉持其  
入邑者遲留決旬其不入邑者私自徵歛若值農時益  
為民弊不可以不念也 凡村氓入邑遲留皆為民弊  
故風約將官之等亦可省也 新迎之初邑吏問安之  
伴絡繹不絕畢竟其徃來浮費皆出民力上官之後門  
隸即使憑藉為說徵於村里或補動鈴即白手求或補  
釣鯤即侃酒求或於契房村為之詳見或於海島山村  
為之故問安之伴不可數也



新迎刷馬之錢既受公賜又收民賦是匿君之惠而掠民財不可為也

按續大典外官迎送刷馬計道理定數

見戶典外官供給條西關

北關二路之外皆有刷馬州府二十匹郡縣十五匹為元定之數而又以上中下道分三等又以大中小邑分三等其遠而大者加至六匹其近而小者或加二匹京畿有減西關之博川以西北關之洪原以北皆縱驛馬見兵典驛馬條凡刷馬之價始皆給米均役以來三南沿邑以錢代給見大多者四百餘兩少者三百餘兩立法之初朝廷慮迎送之時或以刷馬侵民畫給此錢以防其雇

給

今新舊官交遞之時新舊官刷馬之錢又徵於民間或

視公賜加倍或與公賜相準習久成俗恬不知恥大非

禮也

舊官之行無公賜

君為民憂賜我以馬匿君之惠又漁

民貨所謂為伯食之又不以祭也新官刷馬之錢必自鄉廳發令非新官之罪也然及其上官之後不以此錢還給民間是新官食之也收者非我食者伊誰尚可以追其咎乎既不可食無寧早下一令以之明此心於萬民乎

邸報下送之日別下傳令於公凡曰新迎夫刷價似於令前業已收歛然既有公家之劃給又何收歛於民間



然既歛之物還給民間則中間消滿亦可慮也諸里賦  
 役之中毋論軍錢稅錢必有數月內當納之物夫刷價  
 已納者當以此移施就其常納之中計除此數勿復來  
 納誠為合當以此意自鄉廳發令一二曉諭使各知悉  
 若其交遊在京而邑不及則今日新迎夫刷價既有  
 公家之劃給又何收歛於民間乎慎勿收歛不可添一字  
 凡新官初出萬民想望風采當此之時此令下去則  
 歡聲如雷歌頌先作威生於廉奸猾懼伏發歸施令民  
 莫不順嗟呼所捨者三百兩錢以三百兩錢買此歡聲  
 不亦善乎上下數百年縱橫四千里上官之前終無能

發此令者非人、皆不廉也未經事者不知此例既上  
 官認為當然故莫之能馬自我為首倡此義聲不亦快  
 乎 邑例萬殊衙舍修理日傘篋轎等猥瑣名目亦或  
 與夫刷價同時收歛問於郎吏邑例若然宜亦并舉

治裝 赴任二

治裝其衣服鞍馬并因其舊不可新也  
 愛民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儉、而後能廉、  
 而後能慈儉者牧民之首務也愚夫不學無識欲以鮮  
 衣細笠好鞍快馬逞其威稜不知老吏覘官者先問其  
 衣服鞍馬若奢侈華麗者曰可知若儉朴麤疏者悒



曰可畏市童之憐識者鄙之究何益矣愚者錯料謂人慕我不唯不慕乃反嫉之虧我財貨損我拜譽以受人嫉不亦愚乎凡侈皆愚者也 出牧者必由京官其衣服鞍馬必皆粗備遂以此行不亦善乎一物不可以新製也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先君昔赴遂州行裝只三擔罷官仍舊不准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外醜也夫楊誠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擔范右承赴任只携三擔思便行裝去就若此取予安有不廉者乎

皇明海瑞為南總憲初來莅任止携二笥箬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常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情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生馬

柳叅判誣收洪州時破笠麈袍橫髻色之帶乘款段之馬敵余襪襪不襪不靴以此成立蒲鞭不用而奸猾屏息余所睹也

寒巖夜話云尹叅判光顏與余校書于外閣麈袍如齊疏之服其為慶尚監司威行一路柳叅判烟為忠清監司蠟造蜜華以為貝纓列邑震悚服其清儉金司書叙九平生好儉疏布之服上加羊裘市童笑之其為海南縣監威惠難行瘡者以襪古之清吏必皆如此廬則損



財猶云難行儉則不費豈不易踴近一武人為海南縣

監錦囊蜂紐其毒若仁康津

必

貪既而果然此規人之妙道也不唯識者能之奸吏猶  
香時能知之豈不可畏哉

五十年前堂下官必持黑傘此古之所謂皂蓋也近世

習俗好白上自大匡下至縣監皆用素傘非禮也黑傘

蔽日素者漏日凡守令出外者毋論堂上堂下皆持黑

傘唯以臍惟紐毒別其品級或別之以以未色抑所宜也

雖違衆不可素也

有屋轎青翼帳乃大夫之物堂下官不可僭也 先朝

禁令至嚴未有犯者近復襲謬大非禮也車服以庸玉

者之大柄尚禮車有六等服有六等隨其命數以別尊

卑有屋轎青翼帳之限品設禁亦此遺意不可犯也漢

法武臣必乘鞍馬亦朝令不可違也

白軒李景奭錄觀雪許厚之言曰許公追監司乘轎寒

月則垂帳暑月則去帳以傘遮日而已今人三面褰帳

此上僭 乘輿也其言悚然 宋國典唯馬轎唯觀塵

使及二品以上許乘而又云曾經承旨及義州東萊亦

許乘濟州牧今則三品以上亦復轎也然三品非奉命

不乘復轎余謂復馬轎有弊唯相臣正卿乘之亞卿及



下大夫乘有屋輪似宜也。獲馬輪亦褻三面許公之言  
恐未必然

同行者不可多

子弟一人宜從行。近俗有所謂冊客以摩會許非禮  
也。宜除之。詳下屏若我之札翰荒拙宜携一客以摩書

記。僅人者官府之大蓋也。切不可携。如有功多者。宜  
約厚贈。奴僕不可携。只許一介。內行時携來。總之  
子弟以下不可與官屬接語。新迎吏來之日。召首吏約  
之曰。子弟以下可以接面。不可以接語。子弟有語。汝不  
得不答。罪在子弟。其餘偶一接語。汝則有罪。吏隸接語

汝不能禁汝則有罪。乃飭我人毋得犯禁。其有犯者  
必罪無赦。

嘉善令許鎡。廩介剛直。來任只携一子一僕。冬月其子  
畏寒。乞公從外索炭。公命庫中取一木棍與之。曰。隨此  
旋轉。足自溫矣。按此太刻薄。不近情。不可效也。

辭朝 赴任三

歷辭公卿臺諫。宜自引材。兪不稱俸之厚。薄不可言也。

邑俸雖薄。要之十口無飢。去者送者。宜論邑弊。民瘼。其  
俸之曰。腴曰瘠。所耻言也。賀其腴者。宜答之曰。想多不  
正之物。何足喜也。憂其瘠者。宜答之曰。要之十口無飢。



何足憂也 宰相臺臣有曾經本道監司及近地守令者則宜詳問風俗弊癘仍請箝抹之策務要至誠求助不可草率應文

楊萬里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曰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唯郭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新迎吏隸至其接之也宜莊和簡默

新迎首吏囊中例有小冊子名曰邑摠記俸祿米錢之數翻弄取剩之法種之條列來現之日出而上之牧者受之欣然動色條之詢問以知其妙理方法此天下之

大恥也吏上之日宜即還給默無他語仍飭子弟親賓切勿討看 厥明日朝召首吏問邑中巨瘼一二事既聽默然不答若其巨瘼在所必革者歷辭之日須與曾經監司者議其厘革之方 對新迎吏隸不可輕率損體亦不可矜持自重莊而能和則可矣唯默然不語為無上妙法

朴錦洲疋新除南原府使新迎吏私通本府曰年少兩班不言不笑兀然端坐其中不可測一時傳誦以此為錦洲畫像賁 晦隱集

飭子弟奴婢勿敢與吏隸接語申飭約束 朝謁既畢



即刻放還邸家勿令復來厥明亦然雖一箇通引即侍

亦無為也留之則閨門動靜先自猜 召首吏約曰歷

辭之日有以吏名託我者上官之日重者除名輕者汰

任

辭陞出門慨然以酬民望報君恩設于乃心

守令七事曰農桑賦戶口增學校興軍政修賦役均詞

訟簡奸猾息 陞辭之日或誦之於 榻前或講之於

政院不可忽也殿陛升降之節 筵席起伏之体宜與

知者講熟庶免顛錯

辭陞至 闕門外即回身向 闕立心自默語曰 主

上以千萬口赤子全付我小臣俾字以收小臣其不欽  
承死有餘罪乃轉身上馬

啓行 赴任四

啓行在路亦唯莊和簡默似不能言者

行必早發夕必早息上馬而天始明下馬而日未落則

可矣 召首吏約曰下人既食乃上進支即尊者上馬

而東始明則可矣知此舉行 不達下情者先無約束

早起促飯旋即上馬下人受飯不食而起者多矣 勿

驅馬驅馬則知性之輕躁 徑路曲折處勿回顧回顧

則吏屬騎馬者雖泥下馬亦可念也不准不回顧隨勢



轉頭使得容身可也 在路吏雖有不曲躬者勿責為  
默然似不能言者

在路每日三時之飯其肴羞一羹一齏即沉菜一醬之外

毋過四椽四椽者古之所謂二豆二邊也食於店厨勿

減於此數食於行厨即所謂支應毋減於此數其所用物種

聽下輩所為不可細言所費多少切不可問 若殘縣

簿祿如燕歧木川之類宜以二椽為式

東俗在行有勸馬拜非不覺之義也行至郊台首吏約

之曰勸馬拜吾甚惡之過村一拜而止過邑入邑出邑

入站出站無過三拜若踰此數汝則有罪 詩云之子

于征有聞無拜君子之行其嚴肅如是也東俗喜羣

騶擁官雜拜亂發民之望之無肅穆威重之狀凡嚴恪

淵思之人必不喜此拜也為民牧者雖在馬上宜運智

凝神以思便宜之政若一向浮動安有細沉之慮哉

呂惠卿知延州道出西都程伊川謂門人曰吾聞呂吉

甫未識其面朝經吾門且一覘之既而問之過去久矣

伊川歎曰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悄然無拜馭眾如

此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

行至郊召首吏約曰路逢士人士人為我下馬而汝等

不下馬汝則有罪雖徒行者若明知為貴族汝等下馬



其或有言汝則有罪 近世吏習日驕甚至朝官名士  
過官下馬而陪吏橫馳不顧守令庇護不戒以此之故  
積受訕罵者多矣約束宜至嚴

在路吏隸有罪過其細者偶誤者並畧之其大者故犯  
者召刑吏附過既上官三日召而責之遂並赦之可也  
千里同行者在路箠朴狼藉既到行罪勿赦非人情也  
惟同赦之罪不在此限

在路有留邑公凡文報但當題曰到付或曰知悉不可  
張皇論理若有要務令首吏私通 在路有邑民訴牒  
但題曰待上官來訴不可論理

道路所由具有忌諱舍正趨迂者宜由正路以破邪怪  
之說

歷入官府宜從先至者熟講治理不可諧譎竟夕

既入本道其列邑守令皆有僚誼苟非嫌家宜直訪見  
不宜屢過以自驕也况彼居官既久其風謠物俗及新  
弊舊瘼必有可問者新至者可不自廣其耳目乎

上官 赴任五

上官不須擇日雨則待晴可也

人莫不擇日有封庫而罷者

暗行御史擊去  
貪官必封庫

有賤下而

罷者有遭故而去者前者不驗又何蹈焉每見新官既



到近地或日行一站或全日滯留以待吉日其在邑吏屬竊然笑之逆知其不慧其徒行官屬思家心急而坐費盤纏皆詛其灾厄不當詛究何益矣惟上官之日風雨晦冥無以新民之耳目少俟清明可也

旗幟有弊故只用令旗二獲已見其餘官屬迎候之禮并許如例入境飭勿驅馬其路傍視者飭勿禁除入邑蓋勿驅此示民以重之道也 在馬上勿游目勿側身衣冠嚴整此示民以莊之道也

到館外改服入庭行坐 闕禮俯伏少頃心自語之曰殿下明見萬里 天威不遠顏咫尺小臣敢不祇敬殿

下以赤子萬命全畀我小臣小臣其敢不牧之惟謹於是興而退

乃上官受官屬恭謁

召座首坐而語之曰不急公事待出官上官三日如有

時急公事雖今日明勿拘稟定可也 公署宏美勿日

言好公署破落勿言陋左右鬼用百物或美或惡并勿

開口一切含默目若無睹者口若不能言者肅然無詳

使府中如水

上官必進饌宜用特牲之品其爵一獻酒一其食二簋

餅麵各一器其羹三鉶皆於雜菜中以肉汁乃為羹其肉三俎熟肉一椽燒肉一椽



魚臚一濡物四豆粟二樣魚肉二樣乾物四籩粟二樣脯一棗糗粉之食一棗不可加也 子茅或親賓從行者宜用特豚小品其爵一獻其食一簋一鉶一俎二豆二籩不可加也 若殘縣薄俸其上官之饌宜用特豚三鼎其羹一鉶二豆二籩餘與特牲同 先王之禮飲食有五等一曰太牢二曰少牢三曰特牲四曰特豚三鼎五曰特豚一鼎其籩豆簋鉶各有恒數散見於三禮及春秋傳其文詳載余祭禮考定茅二卷古者大夫祭以少牢其食特牲士祭以特豕其餘特豚不可踰也夫禮者天地之節文祭祀燕享尤所致慎其名與器不可加減輕棄其禮者必輕

犯其法故君子重禮 行至中路預以此禮書付首吏使之私通可也 凡俎載其高毋過二寸籩載其高毋過三寸域二豆載其高毋過一寸並論以周從行吏隸限三日給由首吏則否 召首吏首校約曰朝仕用天明祭謁禮畢日始出可也其起在放衙在二更閉門之後夢飯熟可也冬夜宜每到天明侍奴告朝仕時至我則開戶侍奴即每到二更侍奴告放衙時至遂下退令今日知委使各知悉其或愆期汝則有罪朝辨色者古之禮也郡縣雖小朝禮宜然每見守令與居無節日高三丈收者睡熟吏校百執事集於門外傍



徑榆柳之陰訟民稽留遂棄一日之傭百務停滯萬事  
顛墮甚不可也或其起太早者吏亦病之 雨雪泥淖  
可除恭謁 午間今日明日當謁 聖執事者稟軍令  
書之曰天未明

厥明謁 聖于鄉校遂適社稷毋奉審惟謹

是日未明而起炬而行執燭以行礼：畢上 殿奉審

又適東西廡奉審 出坐明倫堂召恭禮儒生相見各

拜 雖西北是日與儒生約日時任齋儒不得相見然

四孟朔焚香余當親行春秋釋菜余當親行此日可相

見又以時設場試士齋任禮當押班其日當相見或有

民事邑契欲知物議余當召之其日當相見諸君無得  
到官門請謁既還召禮吏或之曰約束如此汝其知之  
無得通謁

遂適社稷毋以朝服奉審分送禮監 別監 屬于屬毋隍

毋奉審以來 一邑之思社稷最大近世守令全不致

謹甚不可也屬毋隍毋雖不躬法牧者石神之主也孰

到之初宜有禮意遠人奉審可也 遂遷受恭謁

莅事赴任大

厥明開坐乃莅官事

上司報牒其應循例者隨即成帖 日押署打斤 其可論理



者須取吏草修潤成文使之改書 民間發令者一字  
 半句不可信手成帖須考下文六典三十六條六三  
 一二查檢明知其無一毫奸偽伏於其中然後乃可成  
 帖其或可疑者勿貶下閭君首吏該吏委曲抹訪明知  
 本末然後乃可成帖每見一等愚人佯為曉事貶其下  
 閭混沌吞疑雷尾唯謹墮於術中者多矣 其或本邑  
 謬例流未已久全不合理其期限不迫者留之凡案姑  
 勿成帖以高厘革其期限已迫或事多縈糾不可猝變  
 者姑且發令徐高厘革  
 凡在道附過者是日推閱並宜戒飭放送不必管治其

或同赦者囚之以待後日凡上官十餘日之間不必用  
 刑中外傳聞似若壹於寬厚而不能剛猛者乃佳  
 是日發令於士民詢瘼求言

下帖于境內士林及大小民人曰行縣令為知委事官  
 以匪材謬承 國恩來莅茲邑夙夜憂懼未知攸措其  
 有舊弊新瘼為生民疾苦者一坊中識務者五六人齊  
 會一處商議條列具狀以來或一邑之通弊或一坊一  
 村之偏苦者各書一紙總之一坊各具一狀自今七日  
 之內一齊來納其或吏校豪右之所厭聞者慮有後患  
 不肯顯言則非下車詢訪之本意各用薄紙糊封外著



標識并於某日午刻同時入邑同時入庭而前親納若  
有一種奸民入邑逗留改搜剛拔者當有嚴懲其各知  
悉採訪雖易厘革極難可革者革之不可革者因之而  
已今日毋或浮動他日毋或失望其坊里私契如或挾  
私虛張隱其實狀歸其浮言者終亦有罪並須惕念  
新官莅任例有牛酒松三禁申飭之令此文具此宜勿  
之

是日發令以數件事與民約束遂於外門之楔特懸一數  
行縣令為知委事官民之間宜有約束後錄條件一  
曉諭一詳審依此遵行毋或違越其有違越者嚴治

不赦其各惕念

後錄條件 一民之訴牒不必一一親呈其緊急者本  
人來呈其間漫不急者書付風約令於入邑之日并受  
官題或其里中有持訴牒入邑者亦許順付雖一氓呈  
十人之牒官所不拘 一聯名等訴之牒等訴者齊籲也方其  
會議也雖十人同署方其持狀而入邑別擇解事者也  
一人使之獨行若係大事或二人入邑或三人入邑雖  
極大之事三人之外無得加入其往來酒食之費無得  
濫下以為民苦如是約束之後若有多人隨入邑中潛  
伏主家但其入庭之數伴遵約束又其酒食之費或有



過當必有後悔其各惕慮

發令之外或有一坊未訴大

後者

一持訴牒來者勿見刑吏勿問門隸即使直

自外門遂入內門親納于窓前則刑吏門隸追後入未

俾無壅遏之弊猶有壅遏則外門之楔特懸一鼓或晨

或昏或不意之時來擊此鼓官當招而問之以此知

悉一訴牒之題使之兩造對辨者若自下私和則都

無事矣若既不私和又不就訟使原告者有拒逆之訴

則官不得不發遣邸卒面主甚者或發門隸或發軍校

若是則閭里騷擾極矣凡拒逆不來者必當嚴懲以靜

閭里訟理雖直罪則治之以此知悉若有一種奸民初

不示題証云拒逆對下之日此奸乃露則其所蔽處又

當加倍以此知悉一官傳令其時急之事當委遣邸

卒其不急之事或順付於風約或順付於訟民以靜閭

里傳令內事七及期舉行然後乃無違卒發差之弊元

拒逆官令遲滯官令致騷閭里者必罪無赦

是日刻木印幾顆領于諸鄉

木印之大宜方二寸用周刻文曰某山坊鄉會之所私

印鄉村風約都無印信其報狀之上於官者或多中

間偽作其疎脫如是也宜用木刻為信榻之以墨不必

用朱其或一鄉之民會議有狀亦可通用故不云風憲



之印然宜令風憲主之 印既成頒而約之曰不打印

者勿施

官事有期口之不信民乃玩令期不可不信也

韓廷壽為潁川太守收租賦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  
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 元御衆之法必先明約束三  
令五申又必寬其期限令可周旋而後其犯者如約乃  
無辭也 曹輩頌州度緩急與之期口未盡不復移書  
督趣期盡不報乃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謂期促聽縣自  
言別與之期違者行罰無故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  
集 胡太初曰凡事非信不集况一邑之事至為總總

一令之威無甚赫々乃使期限不信雖令不肅其何以

行之哉故其要莫先於立限之堅然情理各殊再展三

展謂退限三展不行厥罰宜嚴 又曰去縣五十里以上

限七日則以下限五日先考遠近預立規式又令直日

廳吏就案頭隨即抄記以俟稽察其違者罰之



牧民心書卷之二

律已第一

飭躬樂施

清心

齊家

屏客

節用

飭躬

興居有節冠帶整飭益民以莊古之道也

未明而起明燭與洗整衣束帶默然危坐涵養神氣少  
頃乃繹思慮取今日當行之務先定先後次第首治某  
牒次發某令皆歷然在心乃取第一件思其善處次取  
第二件思其善處務絕私欲一循天理

昧爽滅燭一直危坐天既明侍奴告時至已見前乃啓窓

受參謁 黑布笠者本係行路蔽陽之物既非燕服尤



非公服臨民者宜常着烏紗帽青敞衣今京官入直者皆然外官何獨不然 若過大坐起宜着團領袍鞞帶黑靴坐椅受謁 若因武事有大坐起宜具戎服虎鬚鞞佩鈿 或見樂疎放厥拘束者單著駿巾夾袖衣或不綱不鞞以臨吏民大不可也詩云抑々威儀惟德之隅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古之道也威儀既喪民同攸則何以濟矣 至夕放衙秋冬宜差晚春夏宜差早

已見前

胡太初曰一日之事在寅今日有某事當決其牒當報某賦某色當辨禁繫某人當釋時々察之汲々行之

呂公著為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廳決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宿僚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為常 唐裴耀卿勤政廳前一大桐樹曉則群鳥翔集以此為出廳之候呼為報曉鳥時人羨焉

韓魏公為開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今人以玉堂銀台出者妄自驕重不親細事乃曰文臣治體與蔭官不同惟某局詩篇以自娛樂委政丞佐以病生民凡如是者宜視此條



范文正公云吾每就寢卽計一日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相稱則熟寐不然終夕不安眠明日必求以稱之者 趙抃任成都日所為事夜必衣冠拈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為也

毋多言毋暴怒

為民上者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在下者皆伺察猜摸由房而門由門而邑由邑而達於四境布於一路君子居家尚當慎言况居官乎侍童雖眇少侍奴雖愚蠢積年在官如鐵百鍊皆機警巧慧伺察如神總出官門細傳洩余十餘年客居邑底知其情矣易曰君子居其室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通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通者乎詩云用戒不虞慎爾出語為民上者不可以不謹也 鄭瑄曰身為民牧則此身便為射的矣故一言一動不可不慎 又云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功須默檢

出牧者本有恇言曰此土人心極惡出于西土者為此言出于南土者為此言出于東出于北者亦為此言天理本善豈有八路之民其心皆極惡而我獨善乎孟子曰凌人不親及其仁禮人不答及其敬蓋亦自反之為



者乎陸象山曰西海東海心同理同此土人心豈必偏  
惡乎况我者客也彼主人也以牙然一身投諸衆楚之  
中詈之曰人心極惡非自孤之道乎四方風俗或各不  
同不與我熟未免拂心以此瞋恚亦少見而多怪也牧  
遇一惡人罵之曰此土人心淳朴汝乃滄之其罪益重  
則衆人皆悅牧遇一惡人罵之曰此土人心極惡乃有  
此事則衆人皆怒自我失言以速衆怒不亦愚乎况其  
所謂極惡者皆米鹽小事瓜菜微物而虐民犯法者不  
在所怒又何以服衆心矣

臣本中童蘇訓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誠以守令秉  
刑罰之權凡有命令左右有順無逆者若乘其暴怒輒  
施刑罰其不中者多矣凡暴怒為病者宜於平日誓心  
立法以三字銘書于肝腑曰怒則囚於是當其發怒之  
時猛悟力制即把犯人下獄囚禁或思之經夜或思之  
三日未有不怡然順理處之得中者也又凡暴怒之人  
其發既暴其解必速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也  
不遠而復其俟不難人用免禍我以無咎不亦善乎  
鄭瑄曰怒時言語都忘體面怒後思之自家鄙瑣肺腑  
全被人覷破了  
御下以寬民罔不順故孔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吾何



以觀之又曰寬則得衆

人有恒言曰居官莫如內極此俗語也先設一極字在  
心中即其存諸中者已自不好何以濟矣有罪則罪之  
我之用刑各當其罪而已何必尚極詩云敬爾威儀無  
不柔嘉柔嘉二字氣像最好余昔在朝每見公卿大臣  
其辭大抵色柔嘉後去之人不如古人而亦必柔嘉者  
致遠得衆其怫鬱暴戾者多中途而蹶余以是知柔嘉  
為好氣像也詩云柔嘉維則令儀仲山甫之德也  
然詩云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  
強禦仲山甫豈遂柔懦者乎惟其平日辭色柔嘉溫恭

彊

而後能不吐剛不畏強此理又甚明也

楊龜山云今人只要事如意故覺寬政問人不知權  
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  
人多虐百姓耳 范忠宣公知齊州或勉公曰公為政  
素寬然齊民凶悍性好剽劫宜以嚴治之公曰寬出於  
性若強以猛治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  
之道也

官府体負務在嚴肅坐側不可有他人

收之位尊嚴群吏俯伏庶民在庭敢有他人干於其側  
乎雖子弟親賓皆宜屏除故然獨坐乃中禮也或清畫



公退靜夜無事乃可引接 奉親者晨起諸親所問安  
乃出受茶謁或父兄尊長在內舍晚朝公事畢暫自入  
謁不可使父兄尊長匝坐於政堂 政堂体良尊嚴凡  
齊裏之人緇髡之徒野服之人蔽陽子夾袖衣不可引接於政  
堂李衛率述源嘗為成川都護其胤子以裏服至舍於  
大門之外召吏請入謁李公曰裏服者不可由公門不  
可改堂命吏毀垣而納之處之內舍躬就而見之余在  
谷山府聞而善之蔡樊巖留守華城有通家少年或裏  
入門公罪其門者何如二公古之人皆然 呂氏童  
蒙訓曰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相接巫祝尼媪之類

上

尤宜踈絕節 雖詩僧可愛者當於游寺之日相見於山  
間不宜招之八府雖注持在任者除其茶謁勿令上廳  
如有弊瘼當告者使之文報  
官庭擊籬內舍賽神僧巫雜作鉦鼓嘲轟大非官府之  
體若乘牧之出行此怪事是妻子不從令也尤見其家  
法蕩然

君子不重則不威為民上者不可不持重

謝安圖棊不輟劉寬羨粟不驚皆平日熟有高度臨事  
乃免慌忙也府中或有虎狼盜賊水灾火患牆崩屋塌  
之變或蜈蚣蛇虺落於衽席或侍童不慧痰水翻壚並



頃凝然不動徐察其理或御出道謂之行莅事貶報粹史

至尤宜不變辭也以取讓侮也

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裴飲酒自如頃復白於故處得印度亦不應或問故度曰此必吏盜以印書券耳急則投諸水火緩則復還故處人服其量柳公權嘗貯盃盃一筭滕緘如故而所貯物皆亡奴妄言不知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

韓魏公在大名府以百金買玉盃一雙耕者得於古塚表裏無瑕絕寶也一日召漕使酌酒一吏誤觸玉盃俱碎公神色不動謂坐客曰物之成毀亦自有時顧吏曰

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文潞公出四王孟勸客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司馬溫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愆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王文正平生未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公惟啖飯問何不食羹春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呂祖謙少時性氣粗暴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間看忽得覺得意思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陳鎬督學山東



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恐怒責請啓門外索  
公不許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庭餐啖果數枚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宅  
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  
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  
矣 夏原吉冬出使至館命館人烘鞵誤燒其一館人  
懼不敢告索鞵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

蔣瑤性寬厚守楊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  
欲執之瑤曰兒幼勿怖也有婦瀉水樓櫳誤滅公衣縛  
其夫至瑤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太褻瑤曰吾亦好名并  
此婦亦誤耳况其夫何辜 張瑩巡按東省初到臨清  
偶酒家酒標掣落其紗帽左右失色旦日州守縛此人  
待罪公徐曰今後酒標須高掛廷遣出 張瑩在官有  
獄事須急報夜坐秉燭趨吏治文書夜半書既罷吏袖  
拂燭展於書、不可奏吏叩頭請死公曰慢身趣再書  
之坐待怡然竟曙不寐

新酒絕色并去拜樂齊邀端巖如承大祭周敢游豫以荒  
以遊

鄭瑄曰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精神以修衆好已非  
易事而能延啣招恣情渙色賦詩品奕遂致獄訟經年



是非易位詞訟愈多事機愈夥豈不嗟哉鷄鳴聽改象  
務盡屏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某事當決某牒  
當報某賦當辦某繫當釋時：察之派：行之毋謂姑  
俟果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  
梅摯知昭州著瘴說云仕有五瘴惡催暴斂剥下奉上  
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  
晨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  
此財貨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群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  
於此民惡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仕者不知咎之  
士瘴不亦謬乎

嗜酒皆客氣也世人誤以為清趣轉生客氣習之既久  
乃成饕狂欲罷不能誠可哀也有飲而醜者有飲而談  
者有飲而睡者其不醜者自以為無弊然細談贅語更  
則苦之熟睡長卧民則惡之何待狂叫亂嚷淫刑濫杖  
而後害於政哉為牧者不可不新酒 昔一縣令沉醉  
不理事監司書考曰醒日亦醉一世傳笑

傳僧佑及子琰子翽為令并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  
譜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  
政為天下第一傳翽代為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  
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惟日食一升飯



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娼妓縱淫非三古先王之俗後世夷俗漸染於中國遂及吾東為民牧者決不可狎昵娼妓一有所狎其一政一令皆受疑謗雖至公大正之事皆致疑於女謁不亦悶乎每見拙朴深居之士初狎妓物其沈惑益甚社席之間密語深謀信如金石不知此物面、流情人性已云別有情節無言不洩半夜咕囁朝已滿城而夕達于四境矣平生端士一朝遂為癡人豈不可哀 凡妓物妖艷不宜交眄奢望點考之外勿令入門 子弟親賓尤宜嚴防若禁戒本嚴設有犯者不至爛熳既發覺不

必眾中嗔罵但於密室責其犯禁厥明日賜馬治裝使即還去無亂我政無毀我法為無上方便

趙清猷公帥蜀時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拜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適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拜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後出口某度相公不時辰此念便息宋未嘗往也 趙清猷每絕慾掛父母像像於卧床中以自監 柳校理鳳瑞為北評事過一妓妓排脫不得掛其父柳相國尚運畫像日夜瞻泣終亦不禁竟沒於官嗚呼哀哉



張乖崖帥蜀時給澣濯針紉二人乖崖悅一姪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小人遂止 鄭暄云嗜慾萌生既遂必悔忍過必樂忿怒亦然

牧出八城府及閭里覺有婦人不宜游目

張乖崖過

鎮蜀當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

張詠知益州僚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賣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僚屬稍益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朝呼婢父母出資嫁之仍處女也 程彥賓為羅城使左右以三處女獻皆有姿色公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朝訪父母還

### 之皆泣謝

鄭寒因為安東府使先是官舍有花名妓女者公命剪去權晦谷春蘭問其故答曰人之易感者莫如色故惡名而去之耳其

拜樂者民怨之鼓鞀也我心樂而左右之心未必皆樂左右之心皆樂而一城男婦之心未必皆樂一城之心皆樂而四境之內萬民之心未必皆樂其中一有飢寒困乏或罹於刑獄號呼顛連視天無光慘然無生世之樂者一聞鼓樂之音必顰頰努目詬于路而詛于天矣飢者聞之益恨其飢囚者聞之益悲其囚孟子今王鼓



必  
樂之章不可不深味也詩云鼓鍾于宮拜聞于外易  
曰鳴豫凶每見奉親者或時日張樂我以為孝而民  
則詛之使民詛親非不孝乎若時日魚行養老之宴則  
民不詛矣設場試士之日方其進餼宜霎時用樂不  
終席 遊游殿樂泚民收悅莫如端居而不動也  
朱博前後為三縣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以至富  
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謂不過三豆夜寢早起妻罕見  
其面 李及至杭州性清介息錢塘風俗侈靡不事游  
宴 鄭判書尚溥為平安監司二暮而逝終不登練光  
亭而改平日居家待以舉火者四十餘灶有弟病瘵瘵

醫令食蛇膾公先自啗之曰其味甚佳汝亦食之

鄭漢奉云有數官人遇休沐携歌舞遊僧舍者酒酣誦  
前人詩因過寺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僧聞而笑  
曰尊官得半日閑老僧却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

遊集一日掃除也 縣令一游僧舍僧之誑費殆折半

年之用凡一行之人酒餘烟鞋按例討索又若携妓奏

樂倡優雜戲則士女未現者皆討食於僧其堪乎或

賜錢米以酬其費雖面前親給收既出門吏奴已攘而

去矣或給稅米尺文度米之小券方自領受也

茶山筆談云余於去年春乘小艇游駕牛島漁村時縣



監亦乘舟至萬德寺游宴余至漁村聞漁人之語曰海  
艇入港口者吏校每一艘討索二百漁篋在海中者教  
十處其潮水之汐水之所漁成擗以去皆以縣令之將  
為辭嗟縣令何以知之余方夕陽小擢沿田葦柳之間  
望見山腰寺閣紅綠錯行簫鼓方轟而不知漁村諸民  
側目以詛嗟嗟乎為民上者不亦難乎

公事有暇必凝神靜慮思量安民之策至誠求善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待群吏如奴僕後百姓如  
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  
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每遇一事毋得循例施行必於

法度之內思其便宜變通以圖安民利民或其法度非  
國家典章而顯不合理者不可不厘革

程伯淳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

有愧於此楊邑山云視其用心張九成韶子嘗為鎮東

判官究心吏事人不能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

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

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

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膏脂供爾祿湏知痛

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

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 鄭瑄云天非私富一人



蓋託以衆貧者天非私貴一人蓋託以衆賤者貧賤人  
食力營業自家血汗自家消受天之監察反寬富貴人  
擔爵食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過更重  
政堂有讀書拜斯可謂之清士也

人主萬機至煩猶欲日御經筵誠以聖賢格言浸灌其  
肺腑發之為政自然其益弘大也公事有暇且取內書  
魯論中庸大學及宋名臣錄自警等編常誦讀  
柳仲郢以禮律身端坐拱手三為大鎮既無良馬衣不  
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

完平李相公元翼云吾平日亦好看書若居官則束書

度之蚤夜專心公事而已令人作郡讀書此非吾才所

能及也出謙武臣元永宵為長興府使權判書擬時

為監司書上考曰官衙讀書 先生命置下考 讀書

不治事者固可貶也吾所言者時讀聖賢書一二章欲  
以浸潤肺腑感發善心而已

若夫哦詩賭棋委政下吏者大不可也

成宗朝俞潛溪好仁乞養為山陰縣監嶺南方伯陞梓

上引見曰予故人俞好仁見任山陰卿其斗頓即扶護之意

方伯竟以不恤民隱哦詩不輟罷黜 金南廵玄成屢

典州郡洗手奉職廉拜著世而性甚疎雅不閑吏事不



事鞭朴淡然鈴齋終日吟哦好事者為之語曰南窓爰  
民如子闔境怨咨秋毫無犯官庫板蕩一時傳笑  
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  
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興未必深然上曰且令  
往試視之 綯猶其雅者也近來縣令或於政堂與邸  
吏皂子儻人之等馬平江牌窮晝達夜體貌之壞至是  
極矣噫將若之何

清心

律已二

廉者收之本務萬善之源諸德之根不廉而能收者未之  
有也

廉有三等太上俸廩之外悉皆不食其食而餘者亦不  
持故曰之日執鞭而行此古之所謂廉吏也其次俸廩  
之外其名正者食之其不正者不食其食而餘者輸之  
家此古中之所謂廉吏也取下者凡已成規例者雖其  
名不正食之其未成規例者不為禍首不賣鄉賣任不  
偷災翻穀不賣訟鬻獄不加賦竊羨此今之所謂廉吏  
也諸惡悉備者今之陷之皆是也能為太上固善矣如



其不能抑其次可也若所謂寂下者在古必烹凡樂善  
恥惡之人必不為是也

廉者天下之大賈也故大貪必廉人之所以不廉者其智  
短也

財者吾人之所大慾也然所慾有大於財者故舍之不  
取也雖以得財為心亦當為廉吏何也每見地閹奉顯  
才望藹蔚者為數百緡所陷削奪流竄十年不調者比  
比雖或勢高風利免被刑辟而物論唾鄙雅望衰落文  
臣坐此不得為館閣武臣坐此不得為將帥者亦何限  
矣智遠而慮深者其慾大故為廉吏智短而慮淺者其

慾小故為貪吏苟能思量乎是則庶乎無人不廉也

春秋傳曰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  
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受之子罕曰子以  
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若我受之爾與我皆喪寶也

公儀休為魯相客有遺魚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  
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  
魚今受魚而免復誰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楊震為涿郡太守性廉或勸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  
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故自古以來凡智深之士無不以廉為訓以貪為戒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  
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葬於大茔之中不從吾志非吾  
子孫其下押字仰珙刻石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羅景倫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 陳簡齋詩云  
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 楊伯子曰士大夫清廉便  
是七分人了 馮猶龍曰天下無窮不肖事皆從捨不  
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而做  
鄭瑄曰貪得者無厭總是一念好奢所致若是恬淡知  
足要世間財利何用清風明月不用錢竹籬茅舍不費  
錢讀書談道不求錢絮已愛民不要錢洛人利物不餘

錢如是存省則世味脫然貪心又何自而生乎

鄭瑄曰侈輦載於鄉閭盛誇稽古之力詢地產於海曲  
冀充官橐之資間有飲泉不貪弊車羸馬者則嗤之曰  
惡用是拙宦為哉好官不過多得錢耳噫吾亦見多得  
錢者矣沒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又不再世子孫以  
淫蕩廢其尤惑者志在溫飽術工攘剝聞人稱其有十  
乘之富則艷然怒聞人言其無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  
子孫求人狀其祖父之行也詆之於季孫陶朱之儔亦  
艷然怒等之於公儀伯起之列亦欣然喜是明知多錢  
之可醜而拙清之足貴也乃所志非所貴所遺多所醜



獨何哉

鄭瑄曰近世士大夫有外釣功名內營產業廣廈千間膏田萬頃僮奴如蠶婢妾如雲而開口高談性命自負清虛雖復舌吐五色寶蓮吾不信也 又曰播紳一登仕籍轉眄富盛利厚官高則是能品寒儉有官猶危冊笑公廉翫麟官與利兩喪則稱大拙妻孥老之親朋笑之殆無以自託於鄉里自非天挺孤標鮮不從風而靡矣

宋蓋巨源為縣令因買羅於公廳上手自拓量其侍婢從屏間見之惡曰不意今日却事一羅縮牙郎因求去

不可留 近一縣令於政堂中手自尺布何代無賢

石璞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鄉人有為典吏改者

璞往省之几上陳銀兕列金杯十餘璞問曰汝官幾年

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刀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

我治汝、安得歸哉拂衣去 福建廉使陶庠仲劾方

伯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庠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

庠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

地無皮

宋節度使米信儉嗇歛積聚百萬緡其子豪侈浪蕩

以信故不敢自尊但於富室厚利貸錢自用謂之老倒



還其詞以為若父死鍾聲繼絕本利齊還也於是私募  
僕夫歸鞍服置於宅門左右俟出門卽擁掖去其黨則  
京師搖唇舌獵炮炙之徒也信甫卒縱蕩殆盡至假獄  
卒搖鈴子夜軍之力以糊口

鄭暄曰官訊一盜曰甫試自言盜狀盜佯不省曰何名  
為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眩匿竊財是為盜耳盜乃  
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真盜也儒生唔咿帖括  
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經濟皇興惠澤黔首日夜瑩事  
權入手借以攫取大利父師所教友朋所學習盜也公  
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治下擁尊嚴如天帝

雷

官繇利出征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殺人苞苴一入三  
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豪里中矣閭  
左賤氓罰贖貧苦披髮削膚室廬不保鬻及妻孥赴海  
填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惡錢神通天官訊大起甲芽連  
雲歌鍾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真天下之大盜也穴  
地破雷竊人一錢卽以盜論官人高坐拱手搜括鉅萬  
而猶不失官訊大盜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於是  
官人立釋此盜 萬德寺僧謹息寒乞頭陀也嘗作詩  
曰日傘陰中多大盜木鐸拜裡少真僧亦奇語也  
國初咸鏡一道鄰於野人大小守令皆例以武官差遣



加以朝廷絕遠無所畏忌專以酷刑算歛為事間遣文  
官而稱望者亦絕少民以畫賊目之有一北氓初赴京  
者至成均館前路謂同伴曰此何郡府其伴曰此是朝  
廷聚會畫賊長袂之處此言雖過於憤激聞之者亦可  
愧也李壑雜記云  
不准剝民骨髓乃為貪也凡有饋遺悉不可納  
熊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  
之日乃受金花綵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京召有司領  
金花綵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  
不受誰敢受此與張乖崖納侍女之事頗相似

食

鬲令袁毅賄朝臣以營私嘗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為  
異受之納於梁上後毅事發濤於梁上取絲付吏絲已  
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 羊續為廬江太守府丞饋  
魚受而不受掛之後復進續出前魚示之府丞慙而止  
之  
孫薪黃孫為太學舊遊後黃以御史出度州時有吏昏  
欲賄黃將因薪納之薪曰謹勿語使吾聞是入耳職  
曹克明在湖廣行者有主簿守辰砂一函未及啓封漫  
置篋中後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歎曰彼以  
我為何如人耶時主簿已歿呼其子歸之



襄毅公山雲廉正無比廣西帥府一鄭宰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詢之曰世謂為將不誅貪我亦可貪否宰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污點黑則終不可前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忿奈何宰言居官贖貨則朝廷自有重法不畏朝廷及畏蠻子耶公笑納之鎮廣西十年廉操始終不渝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九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屋中無長物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歎息携以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時呼錢塘一葉清

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案行府庫見高鏞甚嚴發之得室貨數千積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黃中悉表上之上歎曰府庫之物有籍貪贖者尚冒禁取之况此物乎賜錢二百萬以旌其潔

所貴乎廉吏者其所過山林泉石悉被清光

吳隱之刺廣州山海郡二十里許有泉曰貪泉言飲者必貪隱之往酌飲之清操踊厲歸無餘貨為尚書遷太僕以竹蓬為屏風家人并日而食晏如也

唐李白為虞城令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下車嘗之完甬笑曰我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寢而為甘泉



方峻於所居東北鑿一井既成著公服焚香禱之曰願  
子孫居官清白有如此水

宋虞愿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玉石常隱雲霧相傳云  
清太守乃得見往視之清澈無所隱蔽 元魏房昶守  
樂陵郡無甘水皆濱海味鹹昶命鑿一井遂得甘泉及  
昶還甘味復鹹

揚誠齋贈廬陵守詩云今侯冰壁清到底一粒一嚼序  
陵米一芽尺淪清泉水玉皇知渠是良吏

牧民心書卷之三

清心 下

凡珍物產本邑者必為邑弊不以一枚歸斯可曰廉者也  
如江界之參紹鏡北之鬚布南平之扇淳昌之紙潭陽  
之鉢箱東萊之烟具慶州之水晶海州之墨藍浦之硯  
及歸之日橐中不帶一枚則清士之行也 每見珍物  
携歸者以其珍物羅列左右貪鄙之色由內達外使人  
代慚

白香山自言久官蘄州不置太湖一片石 唐朱敬則  
貶涪州刺史及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安從



以歸

歐陽文忠公與任通理書昨日書中言欲買珠砂來吾不聞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除飲水外不曾買一物可視此為戒也

唐介倅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蛤為閩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為分珠獄發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牘之果然合浦出宝珠守宰貪穢詭人採取珠遂漸徙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孟嘗為合浦太守革退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商賈流通稱為神明柳子厚零陵復乳穴記云連產石鍾乳連之

人告盡者五歲以貢則買諸他部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嚮刺史貪戾徒役而不貨以是病而給焉今刺史令明而志潔信順休洽以是誠告焉

包拯為端州守歲州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緣足貢數歲滿一硯不持歸余靖時二廣請立法戒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王僧儒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并無所取曰昔人為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越裝

董士毅為蜀州守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志節兪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茅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



事可為計也公曰唯、既歸諸子迎之水次以後事問  
公曰吾聞之杉不如栢也子曰大人所具者栢耶公莞  
爾曰吾茲載有栢子在種之可也

唐桂州都督李弘節歿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寧  
相言其清今其賣珠舉者豈得無罪魏徵救解之 士  
物之可畏如是矣

雲巖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饋人  
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  
南中德政碑 河南土產麝線香宦遊者每取以饋  
當路于肅愍公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拍麝

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  
話短長 鄭瑄曰嗟夫土有產土之災也徽也 齊郡  
甬廷珪墨龍尾硯至今為累多矣留刻德政清風滿袖  
是所望於司牧

若夫矯激之行刻迫之政不近人情者君子所黜非所取  
也

高齊庫狄士子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子啖官厨餌加  
之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摘發姦諂尺布斗粟之贓  
無所寬貸至奏配千人嶺南皆瘴癘死親屬惟笑士文  
捕擲番楚盈前而笑者誦甚上聞之曰士文暴過獨歎



矣坐兌 鄭瑄曰昔聞長者之言上官貪百姓尚有生  
路清而刻即生路絕矣古今清吏子孫多不振正坐刻  
耳

鄭瑄曰士大夫捐德處多由立名心太急 楊繼宗以

鼠首逐妻

見下齊家系

許鎡以棍木煖子

見上

非刻迫之政

乎孔覲以錦綃投火李汧公以犀象投水

見末

非矯激

之行乎若是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也

凡買取民物其官式太輕者宜以時直取之

胡太初曰莅官之要曰廉與勤一毫或虧其害於政也  
甚烈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內事也物交勢迫浸不自由

素貪賤者有妻子啼號之抗素富貴者有口體菴菴之  
需喜拜訕則飭厨傳以娛賓務結托則厚苞首以通好  
又其甚者婚男嫁女囊帛匱金雖欲廉得乎貪黷之耻  
之人固不暇恤稍有畏清議者亦不過曰吾上無竊取  
於公帑下不妄取於民財足矣收買飲食素有官價吾  
行之矣愧供需賓客例數吏帖吾循之矣作得無愧辭  
乎 案素有官價者今之所謂官定式也官定之價際  
從輕薄或其中有從厚者官則不用吏其堪乎物之貴  
賤時月以變而官式一定百年不改其不能與時平準  
正矣價薄則吏苦吏苦則民削畢竟害歸於下民吏何



與焉大抵吏之為物樂則進苦則退見其不退則知其  
有可樂也民之為物樂亦留苦亦留以身著土如縛受  
笞雖不去不可曰無苦也數十年來所謂契房除役之  
村日增月加賦役偏苦民不聊生欲革此弊吏則曰逃  
余察其由一列邑之諂事監司愈徃愈甚也一官式之  
勒定物價不公不平也吏既蒙害勢必告退官欲挽留  
必克其壑而上不忍釋利下不可加賦於是除給一村  
使為契房天下之巧詐鄙吝未有甚於是也者故牧之  
新到者無不欲打破契房既知妙理又無不默然內沮  
者知本之由已也 凡官用諸物宜以春分秋分改定

元

時價行之半年其可因者因之其可改者改之一從時  
直無削無濫不亦善乎禮曰日夜分則同度量均衡石  
角斗甬正權概亦此意也 凡吏奴進諸物者若於賈  
販無所稱究則凡契房等害民之事始可以矯革惟意  
矣

凡謬例之治襲者刻意矯革或其難革者我則勿犯

西路之防番錢山邑之火粟錢餘如場稅錢巫女布等  
物雖屬謬例皆朝廷所知或可因也若西路之卧還債

詳見還  
上系

南方之總結價

詳見田  
政系

雖治襲日久漸不可食

新官之夫刷價決不當再欽

已見  
前

推官之雇馬錢決



不當虛

列邑有雇馬庫者每有推官之行雇馬庫例下錢數十兩於是一月三推但以文書報

宋未嘗躬行而雇官結之贖餘錢決不當偷食諸官房

馬之錢依然取用稅每一結戶曹收錢未滿七兩而凶年米貴則每結收錢十兩本邑食其贖民庫之猥瑣名

目心不當依例取用若此之類不可枚舉要在為牧者

商度義理其遠天理而于王法者萬不可躬犯其或率

掣難破者雖不能厘革我則勿之 凡防番錢火粟錢

雖不能全破敗里殘村軍額難充指微無處者悉宜蠲

減不可吝也

凡布帛買入者宜用印帖

每邑必有邑市吏奴掌買者憑藉官買布帛之屬輕價

勒買又或內舍丹房私自買入陰削其價或吏奴自當

其欠或商賈坐失其直皆取惡之道而官所不聞也

上官之初宜令掌市之吏或戶房掌之偏告布帛之商

曰自今凡官買布帛必有印帖帖文踏印者無此印帖

即非官買印帖之下所受本價汝宜手錄使吏還納俾

有憑考 印帖式甲子二月初六日官買帖茅二行八

升綿布二疋茅三行九升苧布一疋茅四行十升表紬

一疋茅五行首奴得孫當中踏印 既買賈人李命珏

自書其名逐行錄價使之還納 如是則所買布帛容

有搜易之弊然其在高賈則無恐矣 八方風俗各自



不同若吏俗淳厚本無奸弊者不必用此法

凡器用製造者宜用印帖

銅器有匠之邑其官定之價或從輕薄吏奴掌工者憑籍官令私自打造或內舍丹房私囑首吏打造無節皆取怨之道也 上官之初宜招諸工人入庭約曰自令官造銅器必有印帖乃肯打造所受本價汝其手錄以資憑考 印帖式甲子二月初九日官造帖第一行鑰鉢一事重十兩五錢第三行鑰大鉢一事重八兩第四行鑰小鉢五事重各二兩第五行首奴得孫當中踏印既造匠人金益詰自書其名逐行錄價 他器與錡

釜鏃鍾甗冠皮鞋皮鞵柳筍竹筍之類皆用此法

雖百工具備而絕無製造者清士之府也

寒巖瑣語云荆筍

俗謂之  
和籠

檠籠筆筍髹盤之等皆俗吏

之所興作而智者之所竊笑也凡官造之物費多而品惡試論荆籠一物大亦一駄小亦一駄其中所入不能為半駄以籠之故遂為一駄千里運輸其駄馬之價不下廿兩然則此籠一駄其工費之外駄價十兩也苟以此錢賈之京市可得四駄徒得貪鄙之名而其宗愚迂甚矣賈得廢布作為大袂以裹婦裝則馬數半減而不失清士之名不亦善乎 又論髹盤一物其工費倍於



京賈而草索纏脚馱之馬背店門低小觸則必碎駘者  
呼泣領者吃喝四鄰咸聚以視此事咸曰某邑貪則貪  
矣但賣糶盡足為一產天下之羞辱可恥有甚於是者  
乎他物皆然凡工作皆非詐也

商則任廩丘尉性廉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  
手則但回身令問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尉一  
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 此謂工作誅求之事縣令  
一動在下者一時俱動也為民上者宜知此理一指不  
可動也

魏中孚為永川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與製器用之物

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為之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貨  
各具公私之數呈輒判以且休且休及解官簡一任所  
供且休且休錢不知省幾千百緡 案此賢牧之所宜  
做也余故曰大貪者必廉

崔良齋奎瑞按節湖南崔明谷錫鼎訪其政於湖南人  
答曰別無他事一路之人只稱三間謂簿牒閑工房閑  
妓樂閑

呂東萊祖謙為揚州曹官所居無几案以竹縛架句上  
置書冊而罷四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 案東萊天  
性好儉故如此然公解整飭恐不必傷廉也



設有製造毋令貪鄙之腸達於兜

余視古器其銅甚薄余視古書其紙甚薄近世貪風日

熾銅器之重視古三倍銅匙厚如各頭書紙之厚視古

一倍其書頂書足又皆數試問其故乃曰他日置之將

以發賣本質厚重其價必高也嗚呼立心如此顧安能

永享其福此二事余甚恥之

摺扇簡紙摺紙為書牘之用者名曰簡紙比古絕大亦一弊也余視古

畫帖其扇畫彩附者摺痕不過十疊長廣容於小帖如

今之唐扇視古書帖簡紙之長不過過周尺其濶倍之書

辭簡畧而敦厚忠實之氣溢於辭表近世扇長齊臂其

骨五十簡紙之長視古倍蓰而其厚如牛革於滑如鷄

卵筆蹉墨溜無以成字亂藤長股逞其豪氣而溫厚之

色都無一點皆陋習者當改者 扇宜復古簡紙宜潔

勤薄紙長不過周尺一摺之廣宜至四寸斯雅潔矣此

亦勸廉之一助幸連言之

凡日用之簿不宜注目署尾如流

學宮及諸庫下記宜詳審密察至於厨吏縣司之下記

切勿諦者丞著花押方言曰可也雖有濫下者切勿削

之 牧之生朝吏校諸廳或進殷饌不可受也



諸廳進餼皆出民力或收契房之錢或收保率之錢憑籍虐歛無所不及奪漁戶之魚擊民村之狗麵油取之於僧寺碗碟取之於陶家此歛怨之物也如之何其受之或有鑰匙一具細布數段獻之為壽尤不可受 春府管堂之生日所獻尤不可受 胡大初云生辰獻壽一切罷去我既不求吏未知後則責之可無愧辭 凡有所捨毋拜言毋德色毋以語人毋說前人過失每見廉劇之人或捨謬例之財以循公理或捐俸廩之物以為民惠者其事雖善方其捨之也必逞氣大言曰士大夫安用此物吏或據例為說必叱之視之以顯其

廉又曰俸廩所餘吾豈可歸買田土颺言誇張慮有德色對民對客常矜誇其心以數百兩錢者作大物識者傍觀豈不竊笑凡捨利捐廩宜以過去數語分付該吏勿復提說人有問者答曰今姑舍之後恐未必然遂言他事勿復張皇可也 前人循例本非作惡今我捐財或出要託以我小惠議人常事非禮也坊須戒之 杜衍曰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察適足取禍耳但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鄭瑄曰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為難不恃其清而操坊陵轍人為尤



難 又曰清是居官本分却不可矜清傲濁慎是做官  
細心却不可慎大忽小勤是從政察地却不可勤始怠  
終

李東岳安訥遜於清白吏嘗語人曰吾於莅郡按節豈  
能無所玷但夫人不善治家使吾衣服飲食居處服用  
之物不能為他人視羨故見者認吾為清白吾甚愧之  
先輩之循察不喜名如此鄭載崙公  
私聞見

廉者寡恩人則病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斯可矣干囑不  
行焉可謂廉矣

吏奴之屬不學無識但有人慾不識天理我方龜勉何

以責人律我以禮責人以象無怨之道也科外虐民者  
法當嚴禁其承訛襲認之為恒祿者多所濶畧可也

如色落米付  
票債之類

每見俗吏其遇貧交窮族不肯以俸祿  
施之別令其人自求一事聽其干囑是掠民之財以救  
吾族也雖歸索不些頌拜以作不可為也

貨賂之行誰不秘密中夜所行朝已昌矣

吏屬甚佻入則曰此事秘密人無知者宣則害已誰肯  
宣之牧溪信其言欣然受之緣出門昌言不諱以沮其  
敵頃刻之間達乎四境而牧且溪居孤立漠然不聞誠  
可哀也揚震四知之外人知不可防也



齊家

律已三

修身而后齊家齊家而后治國天下之通義也欲治其邑者先齊其家

內行下來之日其治裝宜十分儉約 獲馬輜非美制

也不如大然女子生祝之以獲輜奉母者不可不用若

室人則何必然矣婦人無識心誠願之則宜借人獲輜

或至一站南路宜至果川西路宜至高湯東路宜至平丘或至一日節二便可

除之獨馬輜青翼帳垂之以朱簾以至於邑獨不能為

榮乎一日乘之足以還祝何必十日乘之然後快於心

哉 母輜妻輜之外其一行人馬不宜用官隸官馬宜



以家奴家馬或雇人雇馬乃中禮也

韓億為河北轉運使大夫入坐太平車以葦席為棚敵

肅公

其父也

乘馱隨車其儉如此

宋孝憲公欽每出宰

赴任新迎馬只三匹蓋公之所乘者一馬而母與妻各一馬時人謂之三馬太守

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秘行其資裝准布衾弊袖鹽麥數斛此矯激之行非人情也不可訓也

子笄必束草輪

無屋者

今官隸左右扶護非禮也少年宜

習鞍馬不然屈鞍

方言曰吉馬

馱行具

方言曰負擔馬

以騎以行無

不可矣 子笄來必開正門非禮也宜從東夾門出入禮曰為人子者立不中門行不中道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 案戟門者今之所謂外三門也數

步之間其勞未甚而家法有足見者如之何其不做也

奴僕最能作過擇良善拙直者一奴二婢之外不可加率或眷屬不多者一婢亦可第五倫妻自炊爨王恕不挈僮僕豈無所以然哉

范文正公出守時有三婢及歷二府以至于薨死不增一人亦未嘗易



子女幼穉欲從行者情所不禁苟其年齒既長婚娶既成者宜令挨次來覲不可一時並來 古人有言曰出宰者有三棄一曰屋棄凡屋宇空虛則破壞也二曰奴棄凡奴僕游閑則放肆也三曰兒棄凡子弟芬華則怠蕩也誠哉言也

國法母之就養則有公賜父之就養不啻其費意在也父之就養朋友謂之春府吏奴謂之大監大監年踰六十衰老待養者宜黽勉就養其不然者雖孝子懇請不宜輕往 若不得已而就養宜於內舍俗謂之內衙擇一溫房潔居養病勿與他人相接乃中禮也每見春府多不

知禮外舍開座罵吏叱隸狎妓逆客甚則賣訟鬻獄濁亂官政詛者滿城譏者滿境若是者慈孝兩傷公私俱病不可以不知也 兄弟友愛雖罵不得不暫相難別第猶可矣凡在非也余見牧之兄隨弟在官者吏奴號之曰官伯倭皇尸位而閑伯用事如縣令尸位而官伯用事故譏之如是也賢弟雖拉乞團聚兄宜掉頭若一投足官伯之號不可辭也

宗子奉祀者宜奉祠版其支子不祭者不宜然也自官助祭是亦官饗何必虛其廟而執官乎宗孫不當室者與支子同禮曰有適子者無適孫



內行將發前一日宜以酒餅羹飲餉吏奴將行者 牧  
行之時無此餉者牧主於嚴且係公行不必餉也內行  
宜主於慈善且係私行宜有餉也 內外既到邑三日  
亦宜有餉以酬從行之勞 每遇殷祭之日賜餼宜均  
古禮輝炮翟閣施惠必均故禮曰惠均則改行六房之  
吏侍童侍奴之近而有勞者不可以不均也

嚴內外之別明公私之界立法申禁宜如雷如霜

內舍之門古稱簾席門古者隔之以簾遮之以席家奴  
官僕不相接面所以嚴內外也近世此法蕩然家奴任  
出此門官婢闌入此門去簾撤席附耳接膝令出多門

百弊以生豈不寒心 簾席門外置一椀石 砌石作椀狀

令曰每朝厨奴 即官廳庫直 園奴 園頭 以其供上之物置於

椀石之上掣鈴以告之 即內舍 退而立乎三十步之外

宜畫地為表 內奴聞鈴拜至門撤席取諸物納之即以虛咒

還置椀石之上既入良久外奴取虛咒以出敢有見面

接語者內外奴并從重決答 所供之物誠苦惡不可

食收於入內之日親自察視其可怨者怨之其不可怨

者宜於閒隙言于首吏使之自外察飭終不可使家奴

微發一言亦不可使內眷私下一令又不可使丹客 即

第親 賓 曰是曰非一毫干涉 若所用時急而其納甚遲



宜以內札告于冊房轉告東軒即政東軒召首吏使之  
督飭終不可使私人督飭官屬雖至微至瑣之事萬不  
可使令出多門立法如是則首吏甚苦其督飭必嚴  
行之數日必沛然無滯矣

子弟親賓濼處冊室不可與吏鄉奴隸對面接語昔余

治郡縣時子弟宜晨興與掃上堂問安即晨參謁時至

即退處私次不可立於親側以觀參謁或吏退庭空又  
上堂陪歡若訟民入庭或罪人決杖宜即退還私次不  
可立於親側以視其決訟決罪子弟或上京還家或  
出游近邑宜用私奴私馬每見子弟出行騎官馬率官隸

左擁右喝作宦人貌樣令人代悶子弟在冊室必有

侍童即冊房若無此童為客者不能措手足所不可禁

然宜以稚少無知口尚乳臭者充之常飭子弟愛之撫  
之教以文字雖有罪過不宜嗔喝子弟或出游山寺

宜無此童從容步注所食餘蔬厚酬其價詢其弊瘼叟  
而告之雖有詩僧經僧不可招入府中若有邑子要

與相見辭之勿見其有粹然未語者溫顏致辭曰家訓  
甚嚴不敢次接幸望寬恕即起避之

胡大初日子弟門客勿令與吏輩交接吏民婦女勿令  
其出入貿易注未結托交通關節招起蕭牆若何捩瘵



事于閨閫未易辨明

官婢官妓不宜出入內庭 內外衣服不可使婢妓針

縫如有不得借手者宜各針婢謂持注針家色

皆善針家者給雇以製之 每見內眷以全疋細袖稱俗

飛勒撥針妓針妓賣其釵釧鎗釜以償針家之雇惡

拜徹天其釵釧鎗釜本此行注所得以此為衣以為朝

服祭服以掩父母遺骸其可曰敬其君上敬其祖考敬

其父母之遺骸乎言之醜也 惟府中貪客撥衣者其

針工廢踈不可借手宜令針妓為之

首史之妻不可使出內舍此屬七乘空官之時謂出

官盛設飲食或持布帛敦匹可愛之物以獻內室以厚

顏私收以此拘牽視首吏為私人害於政多矣

干謁不行然後家法嚴家法嚴而後政令清

我位既尊自我妻子皆擁蔽欺負之人也妻無不敬夫

子無不愛親夫豈有擁蔽欺負之心哉知道者鮮或為

顏私所牽或為貨賂所誘干謁於是乎行焉茲所謂婦

孺之仁也或以膚受之譖除去某吏或以蟠木之容推

訕某佐或云某甲之訟讎情稱寃或云某乙之獄官決

有誤凡奸人在下者百計鑽刺以行反間則仁妻穉子

墮其術中自以為公誦不覺其私訐余見若是者多矣



我之聽之也勿遽傾信惟以公理徐察之若其所言果係忠實宜不露形跡默運而善處之若其所言本係奸人設計則宜抹出蹊徑掀翻窩窟乃於本事之外加以干謁之罪明示心法大行懲勑不可已也若云妻子是愛我之人其言必忠則失之遠矣妻子既然况於其餘乎若吏隸有罪將施重杖或有大夫人手札使之寬假救因此減等徒跣不害於政而歸恩於親亦善事也室人以下不可有手札

鄭善果為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廳事母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笑

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此事固善然婦人之義本不當干預外事

一宰臣語金清陰尚憲曰吾家婦女每受受賂之謗將奈何金公曰婦人所請一不施行則謗息矣宰臣大悟一如其言婦人常罵金公曰彼老漢自為清白吏足矣何令人歎之使我喫苦如此

鄭載崙  
同結錄

儉約無華處官如家一室從化無攸怨罵則君子之家也曹璨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台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夫人嘗於



於園圃種芋躬紡績以為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  
忽小疾既愈出所積俸曰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  
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  
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  
內子荆布而已既罷不禁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  
既坐首席又要服飭華好富貴可兼得耶至今人為羨  
談 徐庭忠為烏程縣丞一塵不染出入敝衣敝蓋偶  
一日室人徧譎輒笑曰詰朝當有餉饋至庭若輩徐待  
之屆期則歸安一尉以墨雅法上臺知公廉明特檄推

鞠蒲伏階下也相傳為羨談

楊結宗知嘉郡有圍卒饋熟鼠首夫人受之結宗歸而  
食之問所自婦人以告結宗大悔拜鼓集寮吏告曰結  
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早莢丸出之  
即日遣妻子歸 案此事不必如此厚酬鼠價密戎家  
人勿復受饋如其不悛勿露形跡徐遣之可也謙為至  
德鳴謙則為爽德廉為至行鳴廉則為詭行每見其廉  
士之傳其不近人情者還若好名者然非君子之所宜  
法也

高麗庾應圭探行貞固嘗倅南京吟楊改尚清介其妻



因媿乳疾甚但菜羹而已有一衙吏密饋瘦雉妻曰良人平日不受人饋豈以我口腹累良人清德也吏漸而退  
後唐劉贊父玘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食贊床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得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  
胡壽安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食肉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鷄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為戒猶恐不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為吾累乎

牧民心書卷之四

屏容 律已四

凡官府不宜有容唯書記一人兼察內事

今俗有所謂丹容一人以掌會計以者下記

郎日用米蓋之簿

非禮也官府會計凡公用私用無不入焉凡群吏眾隸無不繫焉乃使無位無名之人總攬此權日與吏奴掌財者曰多曰少曰虛曰實豈當於理乎斯人也能發奸摘伏則忍歸於我能舍垢匿瑕則害歸於我將何益矣下記細瑣不足致察官苟明矣吏自不欺雖有鼠竊終年所失不能萬錢

郎百會計之容一年所養少不下三



四萬錢得不補失徒增我累此宜去之贅也每見吝嗇  
之人申飭丹容使之細櫛下記容與吏約曰官性好削  
我亦若矣凡所費用汝宜加錄我其削之油用五合汝  
增為七我削為五在汝無損在官無失我若其間得免  
咎責不亦善乎吏則欣然遂與同心陰以土物賂遺丹  
容庇覆其濫與之分利官歸之日群吏相會以語此事  
與之拍掌官愚容諄兩名俱惡斯不可以不知也凡  
官用百物宜有月例見下節既有月例下記何察焉  
惟書記一人不可少也凡牧之家事須有家宰一人禮古  
家臣主事承接上下導達內外凡細鎖之事官自照管  
者謂之宰

則有損體貌子弟照管則歸於鄙賤家宰不可少也祭  
祀之物饋遺之物其封裹標識宜任此人內用百物其  
出納裁酌宜任此人但不可使此人發一令出一言且  
令乘隙稟命於東軒又凡書牘酬應若我子弟無可代  
勞者宜任此人斯之謂記室也守令書牘或稱某倅  
非也郡倅謂之半刺倅者副也貳也營下判官自稱曰  
倅可也公州全郡守縣令非倅也然且倅者取內功音  
蔡相今讀之如粹亦誤  
月例之外其別般用下者宜令此人私為簿曆至月終  
會計之後取會計文書付之此人私自查驗其月例所



用及別下所用若有違錯宜摘告于東軒東軒台首吏  
使之釐正而已終不可使此人招吏召奴同席打美點  
朱勒墨

凡邑人及鄰邑之人不可引接大凡官府之中宜肅清

今俗有所謂存問之法土豪奸民締結朝貴辭朝之日

朝貴囑其存問隨事斗護即庇護之意昔柳叅判誼牧洪州  
時凡存問之託一不施行余言其太拘柳公曰主上  
既以洪州之民全付我牧臣使之存恤使之庇護朝貴  
之託雖重何以踰是若我偏執一人偏問而偏護之則

是違君之命以奉私今余何敢焉余淚服其言不能復  
難大抵存問不可輕也若有不得不聽施者須於上

官三月之外徐察其人之所為無武斷奸誅之行若乃  
可存問其禮單之末書之曰須勿來謝嚴防門吏

承發約曰凡邑子雖時任學宮及新受存問者無敢通  
刺如其有犯汝則有罪朝官退居者雖殘陰冷武不

可不首先存問貴之義也其或來見者不宜拒絕相  
見之日約曰意非不厚禮欲有防我與公約欲有議則  
就之可與相見欲有會則速之可與相見如其不然濬  
臺未嘗至偃室龐公未嘗入城府雖若惆悵永以為好



因飭門吏告以此約 邑中必有稱之曰文士者以科  
詩科賦締結官長因緣作奸者不可引接又如風水斗  
數者相推命卜並破字種、妖誕之術皆能締結官長  
小則亂政大則取禍宜斥絕千里毋近影響 唯醫者  
難斥我不知醫彼若精通不得不以時招延然宜十分  
審慎厚酬其勞不許開口干嗎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  
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  
邑子曰此賢不可干以私

鄭漢奉云當官不接異邑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至工

藝之人用之以時不宜久留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  
欺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  
假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郭墮術中房瑄為相因一琴  
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  
類可不審察

隣邑之人亦不可引接宜與邑子同 若有宗族近戚  
或居本邑或居隣邑宜一番延見一番往見以時餽遺  
約曰雖常欲見禮則有防招延之前切勿來見書牘  
往復亦招疑謗如有疾病憂患要相報者數字之書勿  
用糊封直付禮吏使之公然受納 每見族戚乘時干



囑積失人心官去之後江流石存衆怒交發不能保存者多矣可不惧哉

胡大初曰賓朋游謁邑人相與語曰某往來甚密某款話甚久情好必甚於是輻湊其門而請托之路開矣甚者既受甲金又約乙金趨謁縣齋話語移時倏然而退告甲與乙曰已致委曲矣案未肯開口他日令決其事必有一勝則如約取金口將以納諸琴堂今何辜而受此名哉 又曰納謁之時止當於公廳相見吏民共親自難致疑但使禮貞有加彼自不以我為慢也 人情物態古今不殊東西無別有如是矣

凡朝貴私書以關節相託者不可聽施

郵都為濟南守為人公廡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祿曰已背親而出仕固當奉職死節終不顧妻子矣 陳泰為并州太守京邑貴人多寄書泰皆掛於壁不發其書及徵為尚書乃悉還之 趙瑛為青州刺史有貴要書囑悉投之水中無所執名 包拯字希仁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關節不通有閻羅包老 馬遵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囑也縣遂無事 郵都陳



恭猶有恐矣當以馬遵為法

柳叅判誼牧洪州時余在金井驛書訟公事不答後入州相見曰何不答書柳公曰我在官素不發書遂令侍童瀉下書籠一籠之書都不開拆皆朝貴書也余曰彼固然矣我所言者公事胡亦不發柳公曰若係公事胡不公移余曰適是秘事柳公曰若係秘事胡不秘移余無以應其絕去私囑如此

貧交窮族自遠方來者宜即追接厚遇以遣之

先人嘗曰貧交窮族最難善遇誠以清士高朋雖甚貧窮不肯訪友尋族以到官府其來訪我者蓋多邈邇儻

侗苟且卑陋之人或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或干囑非理求索無厭或敝衣跣屣蟻虱滿身或我曾厄窮全不顧恤炎涼之際情狀可惡我之接之也極難和洽大抵接人如作文好題善作不足補工少難題默運別起波瀾爛燁鏗鏘斯高手也若遇此等人宜惻然慈愛歡然迎接顏色愉愉言笑衎衎寢之以溫室饋之以豐食授之以新衣及其故也厚其行索勿令狼貝可也昔李叅判基讓為灣尹善遇此等人旬月之間拜訖滿世及其罹袂泣者獨多茲事不可忽也但其迎接之日若叅謁未罷或吏民在庭宜令直赴丹房待其庭空其尊者躬



就以拜之平交以下接見于東閣約曰自今至歸之日  
深居毋房毋至政堂或夜深衙罷乃至政堂煖酒燒肉  
與之相樂 若夫清士高朋偶至官府者凡人皆能善  
遇無所勉也

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以吾祖宗  
視之則均是子孫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  
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

鄭瑄云富貴之家嘗有窮親戚往來便見忠厚

閣禁不得不嚴

今人或以洞開重門為德此德而不知為政也我政牧

民非掌客也生無一面之雅者豈可盡見與閣吏約曰  
凡客至門外先以溫言辭之乃有密告以聽裁處斯無  
失矣

經國大典曰私出入官府者杖一百惟父子壻兄弟不  
在此限禁制案邦禁如此凡修身篤行之士必不當

冒犯



節用 律已五

善為牧者必慈欲慈者必廉欲廉者必約節用者牧之首務也

不學無識者絀得一邑故肆驕侈無所節制隨手亂用厥債既高其勢必貪欲貪則與吏謀與吏謀則分其利分其利則民膏削故節用者愛民之先務也

節者限制也衣服飲食必有式焉祭祀賓客必有式焉式也者節用之本也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式節財用祭祀賓客等彼以天子之富必先出其式以節其用况小邑之守令乎式不可不定

也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為出

衣服務在麤儉 朝夕之供一飯一羹一齋一醬之外

齋泔菜也醬政清也宜在四楪四楪者古之所謂二豆二籩也燒

肉一楪脯脯一楪菹一楪蔬一楪不可加也 迨末官

長百事皆失躰良唯於飲食妄自尊大祇用古法大小

二盤具設紅白之飯梁以赤豆為飯內外二饌備陳水陸之

珍內舍外厨各進盛饌也自以為官長躰良本當如此食而有餘

惠及奴妓不知我職既滿薄餐猶素不務其職但索其

食豈不可笑費濫則財屈財屈則割民爾所見者奴妓

耳見牛而忘羊割民以肥妓將何益矣然且初到之時



逞其愚氣未過數月權輿不承減之為薄少者多矣則  
吏民傳笑譏其不恒又得無愧色乎

僉事王奇居官清白衣敝以紙補隙 軒輓為浙江區

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 董士毅為蜀州守十數年

僅一布袍一草靴 劉虞為幽州刺史敝衣絕屨食不

兼肉 姚希得知靜江官署舊以為錦幕希得曰吾起

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曰唯啖菜而已 我先祖

忠靖公諱應道按節再任閩西而行部之日未嘗坐

花紋席其惜福好儉如此

齊劉懷惠為齊郡太守有餉菽米一斛者劉出麥飯示

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王恕撫雲南不挈童僕唯行

竈一竹食籬一日給乳豆一塊菜東醬醋水則取主家

宋何頊為安漢令去官時巴士饑送吏取民芋以自

給隨即以線繫其處償直 裴俠為河北郡守躬履儉

素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俠嘗與諸牧謁周文帝帝命

俠別立謂諸守曰裴俠清貞為天下最象中有如俠者

可與之俱立象皆默然雖為獨立使君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

日不知此味 鄭瑄云百姓有此色正綠士大夫不知

此味若自一命至公卿皆得啖菜根之人則必知戢分



所在百姓何愁菜色

瑞昌令劉公仁與高安令嚴某同入覲時楊溥當國遣一介往覲還白曰嚴富貴雅稱官也劉藁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嚴先見贄以金幣公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為御史鄭監司王藥圃相公之孫也為黃海觀察使律身清苦巡行列邑只饌二楪有違令者罪之 余在西邑見一邑宰朝夕必具內外二饌及其去也加下錢四十萬首吏破家

祭祀賓客雖係私事宜有恒式殘小之邑視式宜減

公祭有公式

五禮儀

家祭宜遵古禮大夫以上宜用少

牢之饌

通政大

堂下官宜用特牲之饌

通訓大

以下加豆加

籩抑所宜也

少牢者其爵三獻其食四簋飯一饌二

禿

三鋼五俎六豆六籩

籩豆等濡物為豆

加豆不過二

品醢魚

俗名曰

糝肉

俗名曰

是也加籩不過二品

俗名曰

栗糕

俗名曰之類是也郡縣之祿厚於京官擬

有加豆加籩

上所論者時祭忌祭之饌也春分秋分

行時祭冬至夏至行薦新之禮大夫特豚三鼎一獻二

三俎二

堂下官特豚一鼎一獻一俎

不可加也

朔日

之祭大夫特豚一鼎堂下官脯豆而已

一獻一

清明



寒露有墓祭大夫士皆特豚三鼎 按此祭禮之式即  
余之所擬論也家各有禮非有國家定制惟當各遵其  
家式

公賓有公式五禮儀

私賓之饋須分二等尊長四楪卑

幼二楪其物腴薄隨其邑力 自官厨饋之者宜執其

一饋條列諸物米肉鹽醬等折以原式諸邑皆得其本價定

為幾錢於是厨吏下記曰某日賓饋四具某日賓饋五

具及其會計之日美其幾具以錢會減其米肉鹽醬之

等初勿條列則簿錄清簡自無舛錯矣古不用錢肅宗朝始

用錢故下記繁瑣今宜從簡 若云以錢折定有妨禮貌

則一饋所入諸物湏出恒式及至會計之日查定諸物

之總數凡一饋之式其米一升則十饋之會其米一斗

也一饋之式其肉二兩則八饋之會其肉一斤也肉不能常

存則以四極錢二文買魚以饋之會計則仍以四二兩計之香油一勺十之則一合

也石魚一尾十之則一束也下記雖無條列會計可得

宗數顧何必條列乎雖不折錢而條列之法亦可序也

溫公曰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  
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脯鹽  
菜羹用菴菹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



禮勤物薄而情厚

凡內饋之物咸定厥式一月之用咸以朔納

內眷既到官厨日供其用行之十日合計諸物於是執

其總數增為三倍一月三旬故三倍之乃以三倍之數朔日都納

之假如十日所用白米十斗黏米三升赤豆四升麵末

二升即真末菜末一升胡麻一升俗名曰真荏鮓魚二尾即

魚躑魚二尾即石卯鹽一升鰕鹽三升鷄卵四十箇白

蜜一升香油一升清醬五升醞醋六合大棗一升生芋

一兩海帶一俗名曰甘角帶海衣五束即紫菜昆布一束鹽五

升麵二圓則執其總數增為三倍以定朔納之式官

府政令貴在清簡小之米鹽一日十索內呼奴待奴待

奴呼門卒門卒呼厨奴厨奴告厨吏曰遲曰滯曰有曰

無曰多曰小紛然囂一城擾亂取明勘簿即下冊客

開坐召奴對吏查虛考實補漏削濫一勺之微墨勒指

悉半銖之輕朱泥費精會計之日未月之朔日又重打笑一

唱一應其詳諱然而疑諺群無思慮不清或疑冊客其

吏明奸或疑厨吏并客欺騙橫施怒罵積取嘲詆天下

之不智不慧未有甚於是者也妻之在家瓶罌悉空箱

篋都罄賣釵典衣以賒溝樓之京城牙婆坐於汚穢之市是溝樓也篋乾

也猶以樂生令居潭之府每月之朔庖人廩人以日



用百物擊蹠而獻之一朝富貴何所不滿必令時刻  
刻呼厨奴以索之乎此法不可不改 惟庖肉不可朔  
納宜先定日供之數使於宰牲之日計日以納假如一  
日二斤為恒式則宰牲之日納二十斤十日之後又復  
宰納以充恒式之額 鮮魚不可朔納每到市日邑中  
皆一月 納魚幾斤以為恒式 凡朔納恒式之外其有  
六會 特用者乃為日簿所錄既簡詐偽無所容矣 行之數  
月或有羨餘者朔納之日拔而除之納令分 其每患不足  
者量增恒式准其宜也 如是則下記無所察也會計  
無所稽也政清事簡上下俱便此不易之良法也 縣

司所供柴炭芻藁之屬亦照此為例其或用之於賓饌  
者謂接 宜照恒式別為日簿

公賓之饌亦先定厥式先期辦物以授禮吏雖有贏餘勿  
還追也

賓饌品級並見禮典條 觀察使饗食之饌宜遵古禮  
如或不便宜遵邑例須執十年之例例者膳 去其太奢  
去其最儉取其中者不傷不 著為恒式令厨吏辦其諸  
物以授該吏有餘不足毋敢復言先期勘簿以待會計  
殘杯冷炙設有贏餘勞者之利不可窺也 如是則吏  
受諸物認為己貨樽節照管不為濫費送賓之日不復



勘簿彙中之餘悉歸其家在官無費在吏為惠斯良法也 其或於恒式之外賓有別索吏應其求者別為小簿賓去而勘之 西路赴燕使臣及諸路御史京試官頒赦官一切公賓皆照此為例

凡吏奴所供其無會計者尤宜節用

官府百物皆出於民力其不會計者俗稱無下記其害民尤

切非天雨而地涌也節其用而察其害使民力得以小

紓不亦善乎 菜蔬瓜瓠園奴供之俗稱園頭漢以此功勞

例為倉奴倉庫直濫收粟米以報其債名曰色落米不禁其濫

則民受害猝嚴其防則奴破產曷若清其源而遏其流

乎 凡菜蔬宜嚴定厥式日供幾斤不可踰也一握二握一束二束本是吾東之廢法握有大小束有輕重不可劑也宜用衡秤每日某菜一斤某蔬一斤以為恒式恒式之外其或加用者皆給本錢某菜一斤本錢一文某蔬幾斤本錢二文亦各有式可也 每見縣令其家法不嚴者園奴納菜於中門內奴內婢嗔其苦惡怒其薄少翻筐覆筥咆哮萬端令則不聞褻如充耳不亦羞乎甚者內奴濫收此物還以其餘私惠官婢以鬻通奸不可以不察也 李節度得駿為康津宰內舍前後大治菜圃令內奴內婢糞之耘之厥蔬肥茂四時不斷園



奴所供悉皆蠲除食之有餘頒給近侍至今頌惠傳為  
羨談此亦良吏之一法也

王瓜日供十枚甘瓜二枚西瓜一枚以供縣令使為恒  
式有加於是咸給本錢抑所宜也多率子孫者童稚無  
知索瓜無厭園奴之惡容有既乎雖一枚不可許也

瓠瓜南瓜冬瓜亦皆宜其日額凡出額外者皆給本錢

凡徵瓜之法其徵宜晚待爛燬其停宜早在捲蔓亦

惠政之一也每見縣令子弟徵瓜太早園奴四走而求  
之以致遲滯則曰此士人心極惡斯皆可愧之事也

溟滓子為政未嘗受民一尺帛食民一鷄子以錢易筍

百錢當得筍十斤守門者取十一斤溟滓子召還賣筍  
者而杖守門者

肪燭俗名曰庖奴進之即肉例無會計難結之道也惟

政堂日供二枝夜長則內舍冊房宜用香油點燈 每

見不肖子穿濫徵肪燭懷其羨餘又於政堂收其殘地

聚之于內舍以待歸日此事使人代慚

後漢巴祗為揚州刺史與客賭飲不燃官燭 林孝澤

居官所至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

闌內者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丞令持去

鄭瑄云昔有縣令極廉介京遊至公事秉官燭發緘視



之中有家問即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畢然後再秉官  
燭雖其矯枉過甚取以礪俗可也 凡收殘地以待歸  
日者覽此知所愧矣

或有邑例所用牛肉都無會計得是邑者欣然樂聞以  
為羨例不知如此之物總有出處無天兩地涌之理既

無會計必係民瘼或割取坊里以為契房

私收賦  
役之名

或翻

弄倉穀用其羨餘其利倍厚官乃分之故無會計也其  
或古厚而今薄者一年供庖倉通如山厥奴在逃徵族  
徵民害毒所蔓靡所不及行盜者奴也食贓者牧也我  
食其贓罪奴為盜其中於理乎我以其贓養我父母祭

我祖考孝於何有福將何降凡得此邑者亟令變其法  
定其本錢明其會計於是破其契房以均民徭嚴其庫  
鑰以除民瘼斯不可已也

天地生物令人享用能使一物無棄斯可曰善用財也

陶侃在荊州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以禦雪泥竹之厚頭  
積之如山後桓公伐蜀裝船悉以作釘 貝恒為東河  
令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其廢鐵敗皮朽索  
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閑暇令煮皮為膠鑄鐵為杵搗  
紙索為穰貯之庫會車駕巡幸北京勅使督建席殿所  
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



尹鉉為戶曹判書凡弊席地衣青綠布悉歲之庫中眾咸笑之其後弊席付之造紙署磨礮作紙紙品廠佳取青綠布付之禮曹作野人衣紐邑民為木碑宜即拔入財之工庫其大者贖民之死而無棺者其小者以作燭盒餌盒等小小器具勿復索材於民園可也

樂施

律已六

貧交窮族量力以周之

一室之人雖不能率來其有貧不能舉火計其食口繼其月料小功之親有貧不能舉火者宜繼半月之料其餘周急而已其貧未甚者以時饋贈貧交來乞者厚遇之其贈也計其路費使歸家之日得有羨餘可也若公債宗高者宜以實情徧告親友令稍俟羨餘方來求之尹友畏心其分為海南宰公債尚高為致祭需尹友却之不受曰下奪吏財以祭祖考吾不忍為也此格言也祭祀尚然况於其餘乎



劉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從弟此為甫田令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當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鄭楚性至孝為陝西臬司副使有拜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兌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污我耶即封還以書責之

鄭瑄曰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節用固為經法如有觸目生急欲拯救者又不可商度有無也

房彥謙為涇陽令家有舊業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友

雖致屢空怡然自得晉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爾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數十人以饑荒遠來乞食比積俸餘施散之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為之嗟然耳

尹八松煌流至卅郡過宗族書盡誠致接劑衣貲食有求必應曰吾宗族衰替食祿者惟我而已若我不恤雖得廉約之名非所以躰祖考之心也且居官之道苟不自肥斯無愧矣 庫有餘財悉以施人則至德也濫用



財物以負公逋則非禮也近士茯苓李丈為灣尹以濫  
施之故負公債八千兩雖現過至仁而非居官者所宜  
法也

李監司昌庭任順天府時有與公同姓名者官品亦與  
公等其友寒士一人為請嫁女之需而未見公則非也  
憮然遂巡公與之坐徐叩其故其人吐案公笑曰固無  
恠也待之加厚為備所需一物不歛其人謝曰雖使友  
人當之不能如此

權門勢家不可以厚事也

權門饋獻不可厚也我所受恩或依賴相善者以時饋

贈不過食物數種其餘羅縵繒帛可寶之物斷不可獻  
何也宰相廉公有識者非但不受抑且以我為鄙夫佞  
人或入告君前請施罪罰此損財而亡身危道也若  
其宰相樂受貨賂由此及引者其人必不久敗亡公議  
指我為私人大則連累小則杖笞此必死之理也以此  
以彼有官無益何苦而為是哉

宣廟壬辰李賢成直彥以獻納扈從在龍灣湖南守宰  
有劾夏扇者公具陳劾之曰此何時也可通問乎同列  
為之悚然仁廟朝有一北邊武宰劾歸安於崔相鳴  
吉鳴吉召其人遷付責之曰故語爾守此是旨朝餘風



吾欲入啓請罪而今姑寬之後勿如是 顯廟甲寅右  
議政金壽恒啓曰士大夫大小喪紀例有親知致賻之  
規而十歲前殤喪豈有此事臣於去冬遭幼子之喪忠  
清兵使朴振翰以棉布一同五十致賻臣忝在大臣之  
位若非媚悅必是搜試雖即退送決不可置之令有司  
考律勘罪何如 上曰依為之 如此之事豈不可畏  
不如勿之

肅廟丙子冬有一老吏歸自關中語其妻孀曰近來名  
官聚會終日所談一無及於國計民憂只論列邑所餽  
多少好否曰某倅所送物極精妙某宰所送物種頗優

名流之評品如此外方之徵歛必增國安得不亡垂涕

不已

鄭載崙開  
居漫錄

李敬文為高陽內史

即李繪  
北齊人

河間守崔謚恃其笈暹權

勢從敬文乞麋角翎羽

一本翎  
皆作鶴

敬文答曰翎有六翮飛

則冲天麋有六足走便入海下官體庸疎懶手足遲鈍

不能逐飛逃走遠事倭人 鄭新堂鵬為青松府使宰

相成希顏求松子蜂蜜公答曰松在高峰頂上蜜在村

家桶中為太守者何由得之成公愧慚

鄭瑄曰取不義之財以供妻兒妄費取不義之財以充

權貴苞苴取不義之財以供設齋徼福皆謬用其心者







